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四疏

奏爲閣臣推補必難再緩懇

恩俞允事臣之言閣臣當補疏揭已數十通無可復措辭矣今只以人情事體之至淺近者言之如天下事有一小可便宜一人獨占人且不甘况內閣何地閣臣何官而可使一人偏據又至數年之久非但人以爲不可即鬼神亦忌之矣此人情之至不便者也

國家每設一衙門便有長貳有僚屬每有一事

便有數人經營所以彼此相維姧弊不作今以政本之地只有一人若其作姧行私何人覺察臣且不能自信何以使人信臣此事體之至不便者也况臣年來愁苦之餘實是多病氣血衰枯精神恍惚昨以月食救護拜跪艱難屢欲傾倒前疏所云死亡之慮殆是實語非是危語

皇上哀臣救臣正在此時使臣死而後倉惶用人則已晚矣

萬曆四十年十八月十八日

請審録停刑揭

蒙

發擬刑部審録一本自當照常擬上但臣竊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近歲率多停免而今歲又

皇上五旬壽期必蒙

寬貸但

特恩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定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惟是冬至在邇各省直遠者至于萬里得

旨甚遲舊歲至三覆奏始免則遠方多已處决不

及奉行未免有虛

德意故臣於此疏敢附一言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為聞言認罪懇

恩罷斥事臣接得禮科給事中亓詩教揭帖以臣推諭德陳懿典掌南京翰林院事與擬庶子郭淐照舊供職為用舍舉錯無以服人此實臣之誤謬科臣言之是也但懿典積學深資人亦長者臣同官詞林心甚敬之頃詢其鄉之士大多謂其目眚稍愈較前不同而留院清閒無所事事量與一轉以俟其自為進止如勢難赴官必當陳乞則生平之局結矣此

臣區區憐才之一念也若以爲有私則懿典
既已病廢臣私懿典將以何爲至于郭涓以
科場被論須科場事明議論乃定當涓疏
發票時臣亦再三躊躇不能自決欲擬允其去則
涓方有事何可遽去欲擬有處分則分考舉
子之被重劾者尚未加罪何以遽及于主考
故臣擬涓供職而責令吏禮二部會同都察
院該科看議具奏以待
聖裁擬之事體或亦宜然惟是人知懿典之目盲
而臣誤信其稍愈人欲郭涓之即去而臣誤

擬其暫留昏迷之罪委難自逭又總督京營
戎政寧陽侯陳應詔人多言其不堪頃因給
事中吳亮嗣論劾乞罷臣擬令用心供職蓋
亦明示警戒之意以俟其再陳矣亮嗣之再
參意與臣同而臣不能徑罷應詔心亦愧之
此皆臣奉職無狀之公案也臣自今歲杜門
哀鳴乞歸已無復再入黄扉之想獨以
聖主厚恩知臣信臣凡可留臣者無所不至臣心
非木石情同犬馬能無感戀之私故欲黽勉
挨延過此殘冬庶幾爲

國家完一二大事俟推補有人然後再申前請
以盡
君臣始終之誼今天奪臣魄顛倒至此必不可強
顏此地以事
皇上明矣臣去志已決萬難再留
皇上即欲留臣亦無所用伏望
聖慈俯垂矜憫
亟賜允放仍即
勑下該部蚤行會推
簡用名賢以慰海內之望臣即跧伏田野何幸如

之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眷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頼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即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請處分時事揭
該臣以被言求去方在候
旨又見言官紛紛論列煩瀆
聖聽臣雖杜門伏枕心甚不安敢復冒進一言蓋
諸臣所言雖未練事體然其中亦多有可採
其所論列之人雖間失情實然其中亦多有
可議惟一槩留中不行辨別所以愈致爭競
皇上如不欲下言官之疏亦宜將被論諸臣辭疏
盡下部院責令從公議擬去留以聽
聖斷其言官疏中有條陳政務者亦乞

發下該部斟酌議覆量與施行是亦今日弭煩囂之一道也大臣者小臣之綱領大臣之氣勢舒則小臣自有所矜式今六部正卿只有趙煥王象乾二人而王象乾又尚未抵任所以紛紜至此誠將諸正卿各部侍郎盡行補用則大僚既多人心自戢是又今日弭煩囂之一道也又軍政考察五府錦衣衛各官久無處分浮言日起而王之楨在環衛多年人情更不相安一切章疏多以之楨爲言且有緹

臣庇護之楨者臣自入京以來之楨一面絕

無往來因不以此介意但念人情如此之變

自不可侶

皇上亦當聽之楨之去苟因之楨一人而連累多

人使

朝端不得安靜亦非計矣昨姐政各本

發票臣不勝喜幸業已擬上又數日不發不知何

故伏望

皇上慨然湔發完此一事省多少議論滅多少是

非未必非之楨之福也此合內外大小臣工

萬口一辭皆是如此故臣不得不言臣與之

楨無愆無德何苦必欲其去惟是事勢如此
留之無益而所累不小所以敢求
皇上之速斷耳臣方求去而復言事自愧饒舌惟
有觸于衷不能自已伏望
聖明炤察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乞罷斥第四十五疏

奏為懇臣乞歸情切懇

恩敢補以重毀幾事臣頃以推陞失人票擬謬誤科臣糾舉臣即認罪求去蓋人臣被言省愆其道當如是也及科臣再疏則事理愈明臣愈自覺其非更無可言矣但臣因此思惟天下事至多擬議未易以萬人而慮一事猶或有失以一人而慮萬事豈能無差所以

祖宗設立閣臣常有六七人少亦三四人誠欲其彼此相資長短相濟以不至于僨事耳假使

當臣執筆之時而從旁有人焉言懿典之不
當陛郭淯之不當留臣亦何爲而不聽之哉
夫此事猶小即失猶未甚害也如更有關係
安危事體重大一誤而不可復收者而臣亦
迷謬若是臣則已矣如天下國家何
皇上試念及此閣臣之職尚可一刻緩乎臣爲此
驚惶即欲辭票擬之役又恐人謂臣稱衰暴
發或至激
聖心之怒是以不敢然而精神潰亂智慮愈昏憒
上再遲延不聽臣亦必不敢供此職矣年來政

[illegible]亦非去亦非出門亦非
出門亦算[illegible]多少每告臣謂合前代名臣同
在此日亦做不到此官始亦有激乎其言之
也要之自古以來有難做之事必有能做之
人豈可謂今之天下而遂無之是在
皇上一簡用耳若臣則實是不能非敢推托願士
大夫哀憐共成臣去臣歸命
皇上只是乞此殘生遂歸林壑於分畢矣臣不勝
泣血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竭誠爲國忠清直亮國家政機倚賴老成

小臣倖言煩興嚚然逞臆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卽出入閣視事
以匡政務愼毋再陳閣員之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三十三疏

奏為

君恩愈重臣懼愈深再瀝血誠懇求罷斥事臣頃

以人言具疏乞罷伏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眷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賴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即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奉職錯謬引分省愆

聖明不加罪斥更辱
温綸臣舉家大小無不感泣以爲
聖恩如此何由補報寧忍言去以負
眷眞惟是天下事至重至艱委非臣一人所能獨
辦五六年來上賴
聖主之優容下仗九卿之欵睦匿瑕藏垢延至今
茲臣之幸也若一一數其罪戾曾可勝計質
者之事特其小可言觀人臣處進退之際其
始也多以人言小事而不去而其後遂至于
决裂敗壞詆辱不堪欲以微罪去而不可得

即使得去而臣節傷國體辱矣
皇上試思臨御四十年閣臣吏若干人其得從容
引退恬然出長安門者能有幾人古人見幾
而作今不但幾矣
皇上誠及臣之未大狼狽而蚤賜以歸臣亦及罪
狀之未大章著而蚤得謝事于以存臣下之
廉隅而全
朝廷之體統是亦清朝一大好事也乃臣又有
感者茫茫世界變幻無常昔人比于蝸角浮
漚人生久者不過百年其間奔走馳逐亦不過

二三十年光景幾何史傳所載英雄豪傑功
業卓犖者不旋踵已為寒烟野草湮滅無存
即臣入仕以來世局人情翻雲覆雨幾經變
換由今觀之竟是何益顧欲以一身之是非
得失與世紛紜牽纏不了臣雖至愚心竊陋
聖主之今之决意求去乃不欲自違本心萬不敢
因人言而萌此念耳伏望
聖慈俯垂矜允仍
聖衍推用勿復遲疑至于言官論列無論是非皆
其職掌寧使言之不當不可諱而不言即屢

所陳太多有裨益
皇上亦當採擇施行
明示可否以廣優容之度章聽覧之明毋輕責其
妄言以沮效忠之路而諸臣亦宜體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存忠厚于正直毋使大臣人
人不安此尤臣之所深切而願望者臣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請點四川巡撫陞吏科都給事揭

昨吏部尚書趙煥遺臣書謂方杜門求去部事皆不敢理惟以建昌夷猓作亂地方危急須

速點巡撫官又考察在逃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已嘗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一事緊要故具疏

上請今臣爲之揭併 臣方求去候

命何敢多言惟此二事委爲目前萬不容緩之急務不得不言蓋四川夷猓之變不及今撲滅其勢必更猖狂蔓及滇省而巡撫喬璧星久

旨致仕號令不行昨四川按臣彭端吾亦遺臣書

奉

言之痛切其原推巡撫曹楷既未當

聖意當于添推與用先等

亟賜點用責令作速赴任以安地方者也

朝覲考察乃國家大典吏部都察院吏科共司

其事豈于汴既管外察又管內察今若再管

外察深非事體況臺臣已有言矣近如錢桓

喬允升皆以資俸蒙

恩遷轉于汴之資俸較二臣更深指擬兩察勢等

可念當依吏部所擬量移于汴使得別推以
重計典者也至于九列空虛見在者又皆閑
門昨趙煥又有疏言之至切更望
聖明留神省覽其趙煥孫瑋翁正春許弘綱皆當
速下溫綸令供職而
發放臣之歸則去留各得而時事可紓矣臣不勝
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六揭

臣頻年求去屢瀆

聖聰深負罪戾但臣所處時勢有萬不得不去者

蓋我

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間有

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

君上之威權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取禍臣備員

六年百凡皆奉

聖斷分毫不敢欺負其六部事務盡聽主者分毫

不敢與聞惟事有不行則無論大小一切盡

以罪臣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不得已哀鳴
求去又謂臣以去挑激
聖怒必欲處分言官而後快
皇上察臣有此心否如臣果有此心則不但言官
罪臣
皇上亦必薄臣天地神明亦必殛臣矣臣苦楚如
是再三思惟推求其故良由閣臣不補政本
虛乏猜疑易起議論日多以至此極也臣今
哀懇
皇上亟補此官此官既補則共濟有人臣若旦夕

未死猶可少盡犬馬之力如一日不補則臣

負一日之罪人亦一日不肯容臣情極無聊

且至丁日罪迯死以爲國家辱而已萬望

皇上哀憐賜允其大僚未補及見在求去者併望

蚤發綸音

點用慰留使

廟堂氣象不大蕭索而四川巡撫尤爲緊要今

日撫臣之有疏告急地方危困深爲可憂必

不容時刻緩者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七疏

奏爲專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杜門十餘日請補閣臣疏揭

已三四上非敢爲是煩瀆也誠見此官非但

一人不能爲亦無一人爲之理無一人爲之

法稽之前代以及

聖朝並無一人爲之故事而臣乃爲之至于五年

安得而不顛連困苦日哀訴于

皇上哉昨臺臣有疏謂臣孤身暮年東撑西持力

竭心枯泣盡而繼以血其言亦恫乎有餘悲

矣臣觀周之衰也其大夫作詩自鳴備述其劬勞鞅掌慘慘畏咎之狀而其甚且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蓋言魚鳥窮急猶能飛潛而自恨其身之不如魚鳥其詞何迫切也然而聖人取焉以爲不悖于溫柔敦厚之敎何也誠亮其情之困欝無聊而其衰鳴之衆出于不得已也故曰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臣少讀詩至此悽然傷之今

皇上視臣得毋少類此邪倘可從容遲緩不擇人以代之耶臣頂本

温綸不常勉出供職但臣一出則
皇上又以閣中有人可以緩補故杜門席藁再三
哀祈庶幾
聖心之少動若恐其以此激怒處分言官則是負
伉患失者之所為而臣既旦暮欲去乃萌此
惡念結萬人無窮之怨造千生不了之孽
皇上性度如天亦必薄臣鄙其至愚豈遂至此似
可以無過計矣總之
皇上一補閣臣則公私俱便人心自安紛紛議論
必當漸息故臣敢復冒死申請如

皇上一日不允則臣不能一日無言煩聒之罪臣

實甘之臣不勝懇切顒𧙗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疏

奏爲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事該臣具疏乞罷請補閣臣隨該

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卿竭誠爲國忠清直亮國家政幾倚賴老成

小臣佞言煩瀆豈然遽聽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入閣視事

以臣政務愼勿再陳閣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感極而繼以泣竊念臣求去之意已盡於疏揭
中與人言無預
皇上如天如神豈不知臣五六年來知窮力竭無
補國事之分毫耶又豈不知閣中無人臣一
身獨任之不可耶又豈不知臣困病且死不
得已而哀鳴急切之若是耶乃尚未
允臣之請者何耶臣再奉
温綸誼當俯卽出然
皇上責臣之出以匡政務也今政本匱乏豈非政

務之至急者乎此不能匡何論其他九卿諸
臣如趙煥孫瑋翁正春許弘綱皆一時股肱
之良所與分理政務者今盡皆杜門求去請
事不行疏辭不報臣入而視黃扉闃其無人
出而視諸曹寂然徧署而徙以一身孑孑然
往來于
朝宁之間其將何以施面目耶四川番夷作亂
告急日至而撫臣至今不
點臣與吏部數日之內再三懇請亦尚未蒙
命西南重地豈可置之度外此皆臣之所危懼憂

思欲出而不敢出者也

朝端多事

聖諭固已洞然事日見其多而人日見其少其究

也必至于人盡空而事不可復爲夫至于人

盡空而事不可復爲

皇上即留臣臣即欲竭蹶以事

皇上竟何益哉

皇上如俯採臣言將閣臣即行推補趙煥等

諭令即出其九卿員缺與四川巡撫皆

亟行點用然後徐議臣之去就未爲晩也至于言

宣諭奏率多忠悃非爲佞言更望
聖明採擇施行臣敢因陳
謝而附布其愚臣不勝懇切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琉球入貢揭

蒙

發福建巡撫丁繼嗣一本爲琉球封貢事此本曾於夏間來奏已經部覆催請兩次擬上俱未

蒙

發今又來催前疏㕥聞琉球已爲倭奴所併其來貢者半係倭人其所貢盔甲等亦係倭物蓋欲假此爲窺伺中國之謀心甚叵測茲巡撫疏中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浙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

其檄與書語多狂悖巡撫不敢上聞而抄以
寄臣東南之事甚爲可憂乃夷使又未奉
明旨地方官無憑發遣羈留日久非但窺見內地
之虛實且將詗
朝廷百事遲延恣請不報益長其驕慢之心而
逞其猖狂之衆矣今北虜未寧四川又在告
急加以東南所有倭警轉餉紛紛兵將大騷動
而又在在空虛求乎無措其將何以應之臣
謹將此疏即揆目前情覆擬上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使地方官得以奉行其於銷萌...

邊所關非淺鮮大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酌處分以[illegible]楊

裁

發擬吏部尚書屠滽等各官辭本臣念各官杜門
日久自凡不使令既蒙
發擬爾令供職則部院事務不致久廢而
朝端猶成景象臣不勝喜慰但彼論各官內則
如袁令徐兆魁外則熊廷弼楊鎬李思孝
劉士忠李同芳等或居府寺或列封疆皆爲
畢任若不一明白
處分則應去者爭論不休應留者展布無自公私

供困
綱紀日緊甚不便也若臣辭疏有已下部者有
不下部者恐
聖明一時難于檢閱故臣擬令吏部盡爲議覆定
其去留以聽
聖裁蓋亦今日事體之必不容已者耳至于朴塲
一事紛紜未結遂致部院二臣皆因此求去
亦須公平一處以了前局故臣于禮部疏擬
一入臣非獨入言而多事也以爲事不了則言
今[illegible]多言愈多則事愈其人愛遂有因此事而連

及彼事因彼事而彼牽前事又有因事而累
及人因人而累及事脈轉紛紜茫無了日
朝端之所以不肯盡任于此若非
睿爲斷決臣恐其後愈難處矣臣愚見如此敢附
陳之統祈
聖慈照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謝

宣諭疏

奉爲恭承

聖諭敬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輔臣卿贊政多年公忠廉慎勞勩機務朕

所素鑒適今多事之時正切倚毗豈可久卧不

出成何政體卿當以國事爲重即選慶吉速出

入閣視事况恭遇

聖母

萬壽聖節卿輔弼重臣首宜嵩祝且被言已有旨
慰留及証藉的部院大臣卿可傳與他每也着
即出各安心供職不得以疑似自畏有誤國事
特諭卿知又該劉用口傳
聖諭自入冬以來
聖足發痛先生為輔弼重臣豈可久居私寓恭遇
聖母聖節在邇理當慶賀宜即出進閣輔理還傳
與証藉各官遵
旨即出供職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及即傳示部院諸臣訖竊念臣以負罪求去屢

頃

右交但謝

聖母萬壽節届 臣亦擬勉出拜賀乃茲

溫諭復臨降天軍地 臣 謹當祇遵即於明發入閣

辦事其部院諸臣必能仰體

皇上惓惓之意即出供職不敢推延以誤國事但

臣 供事已久獨力難支今雖暫時勉出譬如

傷弓之鳥猶眷戀于舊枝垂斃之駑尚徘徊

于末路其不能奮六翮之用而適萬里之途

明矣念罪愆則不得不杜門奉

温綸則不得不強出杜門以謝人言強出以應
君命提撥同于傀儡循環等之轆轤非但自傷亦
堪自笑總由政本之人匡濟無力以至于此
臣頻煩祈請非為身圖蓋所以尊國體重政
幾萬萬不容一日緩者也如此官不補則臣
勞必懇請懇請不得又須求去而復計
皇上之焦思矣
皇上惜此一官而使上下之間不便如此四海人
情惶惶如此此亦何所難而故靳之
皇上誠慨然即補使臣猶少得安心奉職豈非至

便至于部院諸臣人之責望雖□□勸勵而
其職事之不敢不能安于其位則必□同其
中甚關係者尤在□□
皇上亦宜時加省覽爰
賜施行如大僚及四□□□擬俱發行
點用以及林下諸臣併行
召用毋使其□□□前後□□□一涵其非但諸臣
之幸亦□□□□之□□□所□
聖諭臣謹什襲珍藏以為傳家之寶臣不勝感戴
顧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illegible]請訓[illegible]等揭

[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才得罪五六年來有分[illegible]尺寸

可以做答

皇上面[illegible]

皇上之所以眷臣者隆天重地無可復加臣一番

被言則

皇上必爲一番保護臣一番求去則

皇上必爲一番慰留以臣一人費

皇上多少心思勞

皇上多少裁答

皇上未嘗得臣之力而但受臣之累至于臣愚戇
之言又不以爲忤多
賜採納臣感激無地慚愧亦無地今
聖壽節與冬至皆已有期臣以情義不敢不出
已于今發報名
廷見外惟是臣有愚衷言之似瀆不言則心有
不安敢冒言之祓逑知縣滿朝爲同知卞孔
時王邢才皆以稅監之故牽連拘繫已三百
者其始以意氣激昂調停未善臣不敢謂其
無過然而幽囚囹圄遠者十年近者四五年

其于折磨摧困亦已極矣而三臣又齊發

在堂年皆衰暮幾至望子眼穿子之思

親子于骨肉隔海內之人無不憐之設使此三

臣早得其歸遇其主即使畢命圖存臣亦

不為之恨惜是生

盛明之朝矣

堯舜之主至聖至仁至寬至恕臣下雖其觸忤

皆逆耳批鱗皆獲保全即如以礦稅逮繫馮應京

何棟如華鈺輩不久盡皆釋放而三臣獨未

蒙

曠蕩之恩此臣之所以悼念而慨嘆也前
為詩聖節時曾蒙
皇上發擬臣竊窺
聖意之欲解網于三臣矣不勝喜慰而不意復
留中也今
慈闈慶洽四海陽回歡聲喜氣溢于寰區故臣敢
為三臣請一旦之命以上昭
聖德下慰輿情亦臣區區補報之一念也想
聖意尚難則古人有以官爵贖人之罪者竊謂臣
一官以宥一臣臣亦有厚幸焉臣焉辭

聖慈屢行十日不勝悚息仰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改擬

郊祀恭代官揭

前月十二日蒙

發太常寺請

聖駕

郊祀本臣擬遣侯陳應詔恭代維時應詔未有人

言也今應詔已被論下部殊於

遣代爲不宜臣謹改擬一票上請

聖裁亦仰體

皇上敬

天祇事之至意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八疏

奏為懇

補閣臣事臣聞人臣之事君猶僕之事主也耕者耕織者織應門者應門灑掃者灑掃合衆力而共效之乃有濟也假使家只一僕既督之耕又課之織又責之應門又命之灑掃凡百家中一事不理皆罪此僕而此僕又庸蠢無能不堪力作其將恬然而就斃已乎抑將哀控于主人而求其所以助之者乎一家之小猶不可止役一僕況于天下之大而止責一

臣此一臣者其將何以支吾而處此乎昔人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彼以人主委任言聽計從效一分之勤勞則有一分之補益故雖死而不辭也今臣雖未即死未敢言盡瘁然其無所補益已可見矣豈可令恬然就斃而不求所以助之耶漢時王褒責僕爲券百役皆供讀券未了而僕已叩頭請死臣之叩頭請死久矣伏望

聖慈哀憐炤察臣不勝悚息瀝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九疏 關係要政務

臣叨濫多年罪愆山積其哀鳴祈懇下

皇上者至煩至瀆

君尊如天而臣冒昧如此豈不知罪每一執筆輒慚悚汗下欲輟而不能自已也今日所急莫如補閣臣閣臣補則人心稍定臣猶可俟延數時少竭駑駘之力若閣臣不補則議論日紛共罪臣之阻塞賢路臣雖欲強顏居此而不可得矣此事遷延已數年今理窮勢極萬不容緩且臣微軀委是多病支持實難伏望

聖明蚤賜施行其餘尚有一二事緊要者臣敢開
列上請祝望
聖裁臣如奴僕牛馬窮急則仰首悲鳴非得已耳
一點血誠更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幸甚
一大僚員缺甚多頃雖補用數人又多為趨
故所奪今吏戶禮兵四部皆只一人刑部
係他官帶管工部只有侍郎劉元霖又以
九年考滿署事不便杜門不出都察院之
都御史缺已十年風紀重任今竟以一人署

齊豈可久懸不補昔當

亟賜點用者也

一選紫滿朝爲序一京闕官已久人人爲之

望

恩臣竊觀

皇上四十有來未嘗長繫一人如曾學程馮應京

之輩閣臣沈一貫沈鯉朱賡等爲請皆蒙

赦宥臣之誠欵雖不敢希望前人乃

皇上寬仁

聖德豈在今日遂異於昔今冬至屆期寒威俱厲

故臣敢為三臣祈請不辭冒瀆之罪耳

一廢棄諸臣當時以狂妄躁率取罪固宜今困厄多年其人亦半已淪逝殊為可惜若稍與敘用以昭

曠蕩之恩明

聖度之廣大亦盛事也臣亦不敢望其盡起但拔其尤者十數人置之中外則人情帖服而

朝論自此亦可望和平之福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論留吏部趙尚書疏

今為人臣罔言不盡謹陳愚見以明協恭之誼事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臨上疏言官科臣趙興邦言其太輕遂懇辭求去今日科臣李成名又以罰非一月爲輕人言三月臣之所擬煥之失亦臣之失也敢不分過平心而論後言此事未明言于堂官而徑入于章疏形跡之間殊爲不雅誰能亮之然而歷官臣鄉夙有能聲堪推吏部人亦無言若舍罰治之外便是降謫不無可矜在煥憐才之心必是如

此假使臣能擬多罰數月則人心自平而議論亦省矣惟其罰止三月所以致此多事是煩之失也臣成之也在科臣就事論事亦自不妨惟其言之而語意太激使煩不安斯爲過矣然煩歷事

三朝受

恩深重

皇上超之而開授以銓衡亦千載之奇遇也受事未及數月所以報

皇上者何而遽欲因此决去以老成忠亮之心

行感激意氣之事抑亦過矣今國事艱難賢
才日少在野者既
賜環之未期在
朝者亦晨星之無幾乃大小臣工復不能容忍相
推相激無有寧日庶非
國家之福也以煥之虛心平氣亮節赤衷真足
當統均之任在
皇上必加慰留在煥必當勉出臣可無言惟是臣
之所慮者人心不同意見亦異當事之與言
事豈能盡合況當此分門割戶之日更多弓

影杯蛇之疑若一事稍有參商而言者必欲苛求留者必欲求去臣恐朝端之紛紛終無了日而皇上之所云多事者將愈多矣惟願自今以後各捐成心共憂世道議論聽之言官而言有未當者毋急于必行主張責之當事而事有過差者不妨于商確詞氣歸之和平精神要于流貫使大臣得以展布而毋苦群臣之掣其肘群臣得以發舒而毋疑大臣之畏其[illegible]天下事其尚可為乎而要之必自無[illegible]

偏黨一着于心而曰我公道我爲天下國家
臣終不信矣 臣明居輔弼不能協和諸臣自
省有罪又不勝紛囂決裂之憂故因卜履吉
一事而各言之亦以見此事之失在 臣而不
在煥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長至請補閣臣第五十揭

該臣今發耑

仁德門拜賀長至蒙

恩賜宴臣不勝感愧竊念臣備員以來賀長至者

已經六次惟初次有二臣同入後五次只臣

一人他如賀

聖旦萬壽

皇上萬壽元旦令節皆只臣一人者五年於玆亦

從前所無之事也臣請補閣臣疏揭無數無

可復言惟望

皇上念臣數載犬馬微勞
允臣此事以慰中外人情使臣少免負
恩誤國之懼其爲
大造于臣真不啻再生矣若恐重任難勝賢才難
得則如臣之愚陋亦已支撐五六年今在朝
在野豈無勝于臣者廷臣集公論而請
皇上秉獨斷而裁必有足當其選者何必慮也臣
因趨
賀有感故復有此請至于大僚當補當點臣當擇則
臣實欲襄

聖治而光
聖德寧有他念統望
聖明炤察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趙尚書求去揭

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處卜履吉事被言上疏求去已蒙

溫旨懇留而煥又復稱病堅不肯出臣再三勸諭且言以

聖恩深重受事未幾不可恝然以去煥終不聽聞欲於數日內掛冠徑行臣念言官所爭履吉事亦小故耳不足以決去就而連日見章疏為煥挽留者甚多乃煥意堅决若是臣亦不知其解也臣力不能留煥不敢不以聞于

君父母使煥去之後
皇上復罪臣不言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四日

處分科臣以重計典揭

臣惟大計重典從來無以一官而管數次者惟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既管外計又管內計吏部衙省推陞久不得請今歲又當外計之期于汴勢難再管人亦以于汴爲不當管故不得已具疏陳情至于乞養乞歸又乞致仕章數十上其詞甚哀而其情亦已迫矣故事管察官事畢敘勞率皆陞轉于汴在諫垣日久資已當遷兩番察典任勞任怨更爲可念即不爲于汴念而處其身于不進不退之

聞使今歲計事茫然無屬臣誠不知其可也

伏望

皇上留神大典將吏部推陞于汴原疏即

賜檢發不然亦將于汴告疏

勑下吏部定其去留使于汴身有歸着計典不至

貽誤是亦今日必不可已之事務也臣非爲

于汴計乃爲國事計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一疏

奏為閣臣不備浮議日多懇乞

聖明亟

賜裁斷事臣入直冊前屢請推補閣臣情詞竭盡

未蒙

允行臣愁悶欲死乃近聞人情紛紜益多疑議嘗謀推戴訛言日滋始猶詞林今則外署始猶見任今則退休轉相告播形之奏章臣竊異焉夫爰立之典下由廷推上由

聖斷衆所不與人必不推下所不推

上必不用私薦之實不關由中之
旨不出雖有大黠神力何所用之譚者于是乎過
計矣且今之閹臣非復往日之閹臣也事權
氣力大較可知譬如荒祠土偶像設雖存久
已不能爲人禍福而巫覡紛紛自相驚怪曰
是且有妖魔來據其間大爲不利也不亦惑
哉總之此事不行疑端從此而生浮譚從此
而起門戶從此而立禍釁從此而成是國家
之大殃也
皇上誠慨然了此一事則千疑萬怪皆可立消一

切冊戴那擬之說皆不得行臣下釋猜嫌之

臨

朝廷享安靜之福何利如之如再或遲延不決

則疑議愈滋爭端愈起臣當抵死哀辭先出

國門以待誚譏必不允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

取譴

國家且坐受黨人之禍也臣不勝激切顒祈之

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十日

請留禮部尚書右侍郎及詹事府官揭

攝署吏部一衙門事務甚多今歲爲吏多代
事不了纔以鄉場鄉場未了纔以庚戌會場
禮臣之唇已焦而心亦苦矣轉盼新春又有
棘闈之役只侍郎翁正春一人既理部事又
辦講章又知貢舉將何以支今詞林資深之
官推折將盡明歲王考亦苦無人臣甚慮之
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禮部尚書及右侍郎
慨賜點用其臣所推掌詹事府官並

賜允用庶曹事分理有人即春闈大典亦不至臨
事而倉惶矣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二疏

奏爲災沴頻多亟格愈甚懇

恩速補閣臣以回

天聽以定人心事自考選

命下章疏紛然一槩未蒙

批發其各部事務亦多停寢或者妄相揣摩以爲

聖心疑厭諸臣之多言而故抑之也臣竊以爲諸

臣之言誠不無過多然而論人者亦十得其

四五論事者則十得其七八其於觸冒

乘輿干犯忌諱之譚尚未多見

聖心涵容未必甚怍也今各衙門廪廪奉職綱紀
肅然則亦足見言路有人之效矣惟是諸臣
意見不無稍乖向來門戶未能消化使人情
悻悻日虞禍變之成此則有不得不任其過
者要其端只在于各執成心彼此求勝如有
人于此本平平耳或過稱其賢矯之者必以
為不肖而爭則為大不肖矣又有人於此亦
平平耳或過言其不肖矯之者必以為賢而
爭則為大賢矣賢不肖之品於本人面目全
不相似而但以供爭者之唇吻又其甚者則

君已於賢君人於不肖已爲君子人爲小人夫世有真君子必不自稱爲君子也世有真小人必不甘認爲小人也君子小人之名並已多事矣而况于株連蔓及又附之以黨哉

臣竊謂

聖明在上清議在下必無大奸巨慝如前代之小人能爲國家禍者不必設爲此名目翹翹招招如別黑白相角而不休此臣之所爲諸臣顧也乃其本义在閣臣矣往時閣臣常有四五人辛酸甘苦相爲調劑故獨見不用而群

猶不生今臣之孤身任事已五六年雖兢兢自矢不敢蹈狥私植黨之罪然而當局既久則意見易窺受任既專則物情難厭非但天下不能亮臣即臣亦自疑矣使得新臣三四人來居此地彼其受事方新未蒙緣染空空洞洞何偏何黨下之猜嫌既釋則

上之疑厭自消人心可定壅格可通轉移世道之大機實在于此此尤臣之所為

聖上鑒也臣頃見科臣張延登一疏恭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而責其全在輔臣其意甚平

其言甚當臣雖不能主張尙深願何主張之
人故敢復以此請其他因苦迫切之至情則
屢疏已具不敢瀆陳伏望
聖明省覽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三疏

奏為閣臣不補為當今第一關攻懇乞

天恩亟

賜允行事今天下之事雖百孔千瘡難以補塞中

外人情總總過計然臣竊觀

皇上之神聖聰明寸

國家大計無不

留心事到窮極無不施行即如

輔揆之國人至最切者亦已有

旨令各衙門料理一切事務計其告期亦必照

潞王例在于新春無疑矣此皆
皇上獨斷神謨非臣等所能仰贊天下萬世洗不
顧服惟是閣臣員缺經今五年尚未推補時
政闕失之大無過于此臣每念此上關
國家之安危下切一身之利害憂無公私稍覺
皇上若不聞者夫犬馬螻蟻之微其精誠所感皆
無狀而
能動天而臣之愚頑終不足以動
皇上卽此一事其爲庸劣不堪已甚明矣又何論
其他萬千之罪狀哉

皇上即不念臣聽其顛覆臣即不愛身名任其敗
壞然而天下萬世之罪臣者必將曰此
皇上不知臣之不肖不別用忠良以使其至此也
竊恐
皇上亦將為臣分過則臣之累
皇上深矣夫
皇上事事必遵
祖制其制雖悉之愛以成
分封之典亦以
祖制重也閣臣之只一人一人而至五六年

祖宗朝曾有此乎其爲非制甚矣臣安得不昧死

而力請乎伏望

聖明即

賜允行以補此第一闕政臣不勝瀝血哀鳴懇祈

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請點用左都御史閣

該吏部尚書趙煥都察院副都御史許弘綱

皆屢疏請

點用左都御史其言至切蓋此官綱紀百僚秉持風憲與吏部尚書實相表裏自溫純去後不補者已將十年法度陵遲人心玩愒爲日久矣今獨有弘綱若事清正可任然名位不重彈壓終難而弘綱又見署刑部近以考察事煩兼管不便具疏控辭未蒙

允發

聖明在上乃使股肱大臣空虛至此又何怪
朝廷之日輕而煩囂之日起哉況察典重大經
憲一官必不可少伏望
聖明俯允部院所請將左都御史
賜點用其吏科都給事中亦係管察之官當
允曹于汴之去即補他人庶不誤事臣爲此屢
揭陳瀆不知曾經
聖覽與否冒昧而陳亦見其事體之必不容已也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七終